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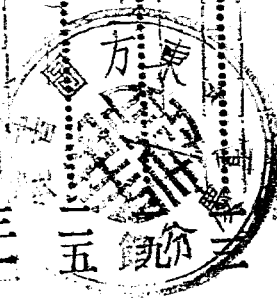
譚
正
璧
編

明
末
遺
恨



明末遺恨目錄

三	歌樓風月.....	二
二	名士心情.....	七
三	權奸誤國.....	三
四	忠臣守土.....	二
五	南都覆亡.....	五
六	伊人身世.....	三一
七	娘子建軍.....	三七
八	孫三登天.....	四三



二 歌樓風月

南京本名金陵，又叫建業，位當長江下游的左岸，古時八朝都會建都於此。因此富麗繁華甲于天下。你道那六朝？原來就是三國時候的東吳，以及西晉後的東晉，和總稱爲南朝的宋齊梁陳。這六個朝代都是不能得志於中原而偏安于一隅的，所以享國都不很長久；直到明太祖驅逐胡元，統一天下，也在這裏建都，稱爲應天府，才第一次成爲統一政府的唯一都城。

明太祖建都南京後，因爲那時天下才定，各地有功將士，都絡繹來京觀光，在妓家遊宴，往往酗酒鬧事，弄得有司無法維持治安。太祖便與臣下議定：索性命令妓家集居一處，派教坊司專管其事，以免

騷擾安分良民。于是就擇定乾道橋一帶，任妓家自由遷往居住。後來妓家越聚越多，限定的地段也陸續擴大，便縣延到武定橋一帶。這兩條橋都跨在那條歷史上著名的秦淮河上。這帶地方，就是後來稱爲「舊院」的是也。

到了洪武二十七年，太祖因海內太平無事，想要與民同樂，又在都城內外建造大酒樓十六座。樓裏都置有官妓，任令來客徵歌召飲，尋歡覓笑。這樣一來，上行下效，京中妓女之多，一時無二。建文遜位後，國都雖又北遷，但仍在這裏設置六部尙書，主持近地政務；而且每隔三年一次的考試制度，南北兩京同樣舉行，因此南京又成爲南方士子集合的中心。美人名士，相得益彰，而秦淮風月，遂聞名于天

到了神宗萬歷年間，國家又昇平到了極度，因此南京的繁華也日



一四歌樓風月

甚一日。秦淮兩岸的河房，綠窗朱戶，相映交輝。一到晚上，岸旁萬家燈火輝煌，縣瓦數里；河上畫舫交錯，燈光閃爍，照耀天地。文士們這時已做完他們的日常工作，都到這裏來遣除他們一日間的煩悶。有的到妓院裏來聽她們歌唱銷魂的曲子，有的約了許多知己朋友到妓院裏來聚飲，有的雇了畫舫在河上玩賞夜景。總之，都在各尋各的樂趣，而那些美麗善歌的姑娘們，是他們當時不可缺少的唯一伴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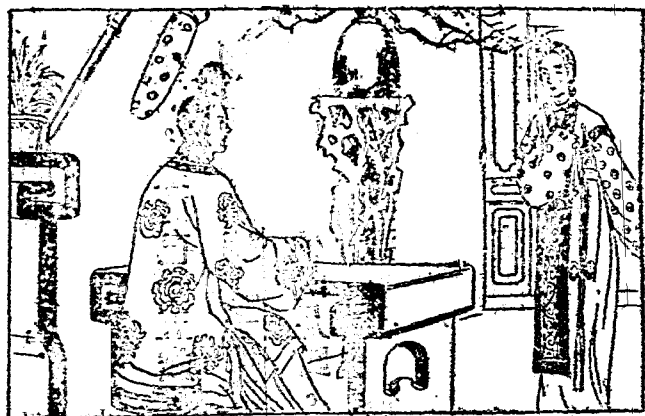
崇禎十七年三月，北京爲關王李自成所淪陷，思宗也已殉難，南方各地雖然也都知道明朝已經覆亡，國家已陷于極度的紊亂，可是總因距離太遠，僅僅耳聞而非目覩，所以依舊醉生夢死，翫歡暮樂，秦淮河上笙歌依然。舊院一帶，反因北方紊亂，近京一帶妓家，相率南下避難，都到這裏來另築香巢。歌管樓台，較舊時增多了幾倍。就是北方的愛國志士不願降敵的，也都逃到南方來，以南京爲集合中心，而共圖恢復之大計。所以南京依舊是繁華的南京，絲毫不露衰亡的徵象。

且說那時舊院裏有一戶新來的妓院，也是從北方避難來的。那位應徵的姑娘姓葛名嫩，字蕊芳，下人們都叫她做嫩娘。年紀正三十歲，生就一副花容月貌，但于蛾眉中含着二股霜雪之氣，澹眴那股出

身純袴的客人們，都望而生畏，不敢對她作正視，所以門庭十分冷落。

偶有來客，除了招待他們一茶一烟外，也只談詩文，不談風月，所以不但俗客不敢上門，就是文士們喜歡倚香偎玉的，也不高興到她妝閣裏來。但她却不以為意，只是淡妝素服，終日以吟詩舞劍作消遣。

一天下午，嫩娘小病才愈，一個人倚在妝台上閉目養神，忽然她的小婢美娘進來報道：『外面有柳先生帶了一位陌生的客人來，不知道姑娘見不見？』嫩娘道：



明末遺恨

「你且去問明來客姓名；說我病體初愈，不能親到外面來迎接，如其不嫌怠慢，可直到這裏來坐坐。」原來美娘是她家從小撫養大的一個貼身小婢，這時已十五歲，嬌小玲瓏，生性也很不俗。柳先生就是以說書聞名朝野的柳麻子柳敬亭。他這時正在南京紅極一時，因此舊院各家妓院中常有他的足跡。而且爲人磊落識趣，所以到處受女娘們的歡迎。嫩娘自到這裏後，他因她人地生疎，也不時的走來幫她的忙。她平時對他非常尊敬，所以這天她一聽到他陪了客人同來，便不加思索，逕請他們一直到她妝閣裏來。

欲知來客究爲何人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二 名士心情

說起來客，便須回頭細寫恰離當時三年以前的事：那時南京城外樓霞山上的楓葉，正紅得點點像離人眼中的血淚，城裏的雅人們，都冒着刺骨的西風，不嫌荒涼地出城去作一年一度的觀賞。一天，在這些遊人們的中間，夾着一對青年男女，女的坐着轎子，兩個轎夫抬着走在前面；男的騎着馬在轎後跟着。秋天蕭瑟的曠野展開在他們的面前，他們的心懷也跟着漸漸地在展開。他們正向着他們的目的地棲霞山上的雪洞前進。

這位男的是桐城名士孫武公。他的名字叫做臨，號克威，排行第三，所以人家都叫他做孫三爺。他的家裏是桐城有名的世家，哥哥做到兵部尚書。武公文能倚馬千言立就，武能開五石的弓，左射右發，沒有不中的。爲人短小精悍，因此自號飛將軍。他的志向極大，很想

投筆建節，可是沒有機會，常常坐在家裏愁眉不展。他的母親怕他憂鬱成病，便叫他帶了妻子到南京岳家居住。一來南京是有名的風月之場，可以消愁遣悶；二來南京爲人文薈萃之地，可以結交當世賢豪。加之岳家方府是南京有名的世家，妻兒方密之，爲當地著名的一四公子」之一，借了方家的名望與勢力，可以得到種種的便利。他到達南京後，便把妻子安頓在方府上，跟着妻兒密之天天在外遊逛。名山水，鼓館酒樓，便都有了他的足跡。

這位女的是陳甫名妓王微波。原來當時南京的妓家共有三處：上等的都住在舊院，下等的都住在南市；獨有珠市一處，那是上等下等都有的。微波的名字叫微月，她還有兩個妹子，一個叫節，一個叫滿，長得都很秀麗。微波聰明活潑，風韻天然，工書善畫，尤爲三人中的

魁首。可是她有一種天生的奇癖，就是她不歡喜和人家談笑，無論姊妹們客人們多方法引逗她，她從不肯輕易啓齒。她也很會唱歌，可是如果她自己不高興唱，那麼無論誰她都不肯應命。但她很歡喜喝茶，當時城外有個園老子很會煮茶，她不管大風雨大宴會，每天必到他家去喝上幾碗牙舒服。一天，武公偶然到珠市去閒逛，無意中遇到微波一使太加賞識，微波也有說有笑，爲他唱了好幾個曲子。當晚她便命下人搬出她家自釀的酒來，和武公痛飲到夜深才罷。這種酒叫做天酒，是微波家裏有名的產物。武公爲了歡喜喝這種酒，差不多天天到微波家裏去。

當時微波另外有個熟客叫蔡如薺。他號香石，是貴陽的舉人，爲人儒雅風流，也很賞識微波，常到她家去狎遊。微波對於他們兩人，



只要她肯答應，已喜不自勝，況且一月的間隔，不怕如衛不心灰意冷

都很竭誠接待；可是在他們兩人中間，却因兩雄不相並立，不免有所芥蒂。那天，武公伴了微波同到棲霞山去看紅葉。原來方家在棲霞山上築有一所別墅叫做雪洞，這時正閒着沒有人住，他便和方家商量好了，就叫人打掃乾淨，預備接待。微波到來同住。他又怕微波不答應，所以借了觀賞紅葉爲名，和她同到山上。微波到了那裏，看見雪洞已爲了她修飾一新，武公又很殷勤地招待，便答應在山中小住一月。武公

而和她斷絕，于是他可以專一地得到她。等到有了機會，再娶她回去做他的如夫人。

可是這個消息一傳出去，蔡如鸞倒沒有什麼，武公的夫人方氏却很不以爲然。她本來知道她的丈夫不是個平常的人物，他有堅強的意志和持久的熱情，所以極端地放任他，無論什麼都不加干涉。但這樣一來，她知道他已不是在逢場作戲，而是壯志銷磨的開端，爲了自己的地位，也爲了丈夫的前途，不能再緘默不言，於是她叫她的哥哥密之進來一同計議。密之當然同意他自己妹子的主張，而且也願意替國家保全這樣一位優秀的人物，使他不再墮落下去，便商定了一個計劃來立即實行。當武公和微波在雪洞住了還沒有滿一個月，兩人正熱得分離不開的時候，微波的媽媽差了一個下人和雇了一乘轎子，一直到

雪洞來。據那下人說：「微波的媽媽病得很重，無論如何要她回去一次。」他不能不放她走，便和她訂定後會而別。她離山後，他覺得住在山上百無聊賴，便也回到城裏去。等他重到微波家去時，看見微波的媽媽健康無恙，只有節和滿兩位姑娘在着，問起微波時，她的媽媽道：「當她從雪洞回來時，剛巧蔡如蘅要到安徽廬州去作官，便用三千金替微波落籍，帶着上任去了。」

他在失望中回到方家，從此便絕跡不再到妓院裏去。幾過了年，便同夫人回到桐城。這年三月，北京覆亡，他聽了又不免十分憤慨。他的母親又怕他憂鬱成病，叫他再到南京暫住。他這番到南京時，南京情形已比上次大變。

欲知南京變成何種情形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二 權奸謀國

話說北京爲李自成淪陷後，明朝的宗室和臣僚們，被殺的被殺，被擄的被擄，其中有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一家恰巧也在京裏，三桂的父親吳襄和他的愛妾陳圓圓也被自成部下擄去，獻與自成。自成聽了軍師牛金星之計，命吳襄作書招降三桂。三桂得書，估量明朝已沒有恢復的希望，便也決計歸降，預備回師北京去做新貴。可是後來一聽到他的愛妾陳圓圓也被擄去，便勃然大怒，差人出國去向清國借兵，決計爲明朝報仇。其時清國正在秣馬厲兵，待機侵略中原，得了三桂來書，立派親王多爾袞率領大軍十五萬，浩浩蕩蕩，開入關內。三桂率領部下，自爲前鋒，殺入北京。自成抵敵不住，棄城西遁，三桂率衆

窮追不捨，一直追到山西太原。自成沒法，遂把圓圓送回，三桂方才住兵。那時清帥多爾袞已佔領北京，派人迎接清帝入關。三桂聞得消息，知道已上了大當，懊悔莫及。

且說北京淪陷時，有神宗第三子常洵之子由崧，襲封福王，率同家族避難到淮安。鳳陽總督馬士英聞訊，便率衆迎由崧到南京，稱爲監國。不久，又尊立爲帝，改年號爲弘光。帝封士英爲東閣大學士，進太保，總攬軍政大權。士英又引荐他的黨羽阮大鍼于帝，封兵部侍郎，不久，又升爲兵部尚書。原來大鍼在崇禎時因附魏忠賢名列逆案革職，後來也因避難住在南京，和一班遊士結納。那時有復社的名士顧杲侯方域等作了一篇留都防亂揭驅逐他。他自知力量不敵，便閉門謝客。等到馬士英迎立福王，他便竭力和士英交結。士英執政後，他

就被荐引爲大官。福王爲人非常闇弱，而且自卽帝位後，一味溺情聲色，把當前的國難完全忘却。士英和大鉞因得乘機總攬一切，鬻賣官爵，報復私憾，無所不爲。當時的南京，便在這樣一個臨時政府統治之下，所以依舊朝歡暮樂，把國事丟在腦後。

武公重來南京後，看到朝野這種情形，越發非常憤慨，便決計替祖國謀永久的大計。一天晚上，他喝醉了酒，談到國事，不覺鬚髯怒張，伸出一隻手指來放在燭火上燃着說道：「孫三他日如不能廓清中原，便像這手指一樣！」從此他便在南京結交一班愛國志士，等待機會，爲國家效勞。不料那時京中密佈馬阮的狐羣狗黨，專門探聽反對派的行動。他們知道了武公是反馬阮健將「四公子」之一方密之的姊夫，而且又聞得他有恢復祖國的大志，便特別監視他的行動。他得到

同志們的報告，也處處留意；爲了要移轉一班狐狗們的眼光，便改變態度，依舊涉足到妓院酒樓去，和那些姑娘們廝混。在那裏，他結識了說書家柳敬亭。敬亭也是個有心人，他知道武公不是一個平常的人物，也完全明瞭他滿懷的心事，於是他便介紹他去訪嫩娘。

當下美娘回到外面招呼敬亭和客人到妝閣裏後，嫩娘便招呼他們坐下。敬亭首先開口道：『好久知道嫩娘不是一個平凡的姑娘，所以老漢今天特地介紹一個不是平凡的客人來相見。往常你常聽人談起的桐城孫三爺，便是今天陪來的這位，——』說到這裏，他指指武公，武公也微笑着連稱『不敢』。嫩娘抬頭向武公細看時，果然覺得這位來客英爽非凡，心裏早已十分滿意。加之早已聞知他抱着恢復中原的大志，越發引起她尊敬之心。當下她便殷勤招待，和他們共談衷曲。

嫩娘談起她的故鄉被敵人所蹂躪，不禁柳眉倒豎，繼之以盈盈下淚。

武公非常同情她的遭遇，表示願意爲她復仇。這第一次相晤的談話，竟一直到深夜才罷，却開了妓院中自來未有的記錄。

經過幾次的晤談後，兩個人的心已經打成了一片。武公覺得一刻不見嫩娘，他便茫然失去了他的意志；嫩娘也覺得武公一天不到來，她便感到異常的孤寂。經過了柳敬亭的慫恿，武公索性在嫩娘院裏住下。一天，敬亭來報告，流寇張獻忠從四川南下，已經打到安徽。廬州兵備道蔡如



明末遺恨

喬已經殉難，他的愛妾王微波也因不肯受辱，罵賊身亡。武公聽得了這意外的消息，回念到和微波過去的舊情，又欽敬她偉大的人格，便特地費去了一天一夜的光陰，作了一篇極哀極長的祭文，便在嫩娘院中設筵遙祭她，嫩娘也敬佩微波爲人，和他在筵前雙雙禮拜。武公讀罷祭文，不禁號啕大哭，經嫩娘苦勸了半天才罷。

南京的權奸們依舊在作威作福，國事却一天不如一天，武公和嫩娘的心緒也一天惡劣一天。不料一天敬亭到來，又帶來了一個更不幸的意外消息。

欲知這個意外消息是什麼，須待下節分解。

四 忠臣守土

話說柳敬亭帶來的消息，乃是清兵長驅南下，揚州被圍十日，終被攻破，史督師可法已經殉難的事。原來清帝進關後，即拜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元帥，率領五十萬大兵，克日來下江南。自從隔冬十月出兵，經山東、淮北南下，明朝守土的文武將士，投降的投降，逃避的逃避，一路毫無抵抗，不日將到揚州。多鐸以爲揚州離南京不過一江之隔，揚州一破，南京失去了屏障，不待攻打，唾手可得，便吩咐部下加倍努力，以便縮短班師的日期。不料這番却遇到了勁敵，守揚州的主帥是督師史可法將軍，立誓與揚州城同存亡。可法在崇禎時，本封南京兵部尙書。福王稱帝後，拜他爲內閣大學士。此次清兵南下，他知道臣下離貳，民心已失，非有忠臣固守要邑，南京即朝夕難保，便自告奮勇，到揚州去督師。那時揚州知府任民育和都督劉肇基聞聽

史公親自到來，便率領侍從迎接入城，把軍權完全交給史公主持。當下史公便坐鎮州城，副使馬鳴騷則在軍中調兵遣將，專等清兵到來，和他們拚命廝殺。

這時淮上一帶，分淮、揚、鳳、廬四鎮，用黃得功、劉良佐、劉澤清、高傑四人分領。他們四人因為爭權時常互相仇殺，置大局于不顧。適逢寧南侯左良玉與馬士英有仇，借誅馬士英爲名，領兵東下。士英慌忙召諸鎮兵入救，盡撤沿淮守備。清兵便乘虛渡河，一直到達揚州城下。史公一面命令在城兵民抵禦，一面行文召諸鎮兵同來救援，可是不見一兵一卒到來。史公才知大勢已去，便召集部下計議道：「本帥已立誓與城同亡。但我不願倉卒間死在敵人手裏，所以到時必須有個幫助我完成志願的人。」當下有副將軍史德威站立起來，一口

承諾。史公大喜道：「我本來沒有兒子，你和我同姓，正好承繼給我，待我作書稟告太夫人，把你名字列入家譜。」

揚州已被包圍了五天，城裏糧食將要告罄，城中軍民都被史公的決心所感動，雖然都很憂容滿面，可是沒有一個人有投降的意思。這天午後，敵方忽然停止進攻，差人到城外來下書。史公聞報，命部下在城上縋進來使，方知是清國攝政王多爾袞所使，書中所說，無非勸史公順從大勢，顧全全城生命，從速投降，仍可不失富貴。史公立即作書拒絕，仍交來使帶回。使人去後，清兵依舊合圍攻打。在最吃緊的時候，史公整夜都不得睡覺，只叫一個兵士坐在那裏，把自己的背靠着兵士的背，略作休息。聽到警報，便立刻親自起來巡邏。一個兵士疲倦了，另換一個來替換，這樣一直到天亮。這時正值天氣極冷。



夜霜着在衣服上結了冰，把衣服一振，冰就索索地墮到地上，史公從不叫一聲苦。這樣的到了第十天，陽州城終於給清兵攻破了。

那天是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，史公一聽得清兵已攻進城裏的消息，便拔刀自殺，可是給部下將士抱持住，不能實行。他連忙太喊：『德威快來！』德威這時已經淚流滿面，也舉不起刀來。諸將便擁出史公走出帥府，想從小東門出去，恰遇清兵蜂擁而至。諸將向前迎戰，終因寡不敵衆，完全被殺。清兵便擁了

史公，一直到南門，送到元帥營裏。多鐸聽說被俘的是史督師可法，連忙出營迎接，稱爲『先生』，竭力勸他投降。史公不睬他，到了不耐煩的時候，索性破口大罵。多鐸見他死志甚堅，終無降意，便歎了一口氣，說了幾聲『忠臣』、『忠臣』，便命兵士牽到大營外去。

一代忠良，就這樣地給明朝遺留下了千古不可磨滅的榮光。

揚州已陷，史公已死，南京政府這時可稱已失去了兩個重要的屏障。這時在民育、劉肇基、馬鳴騷等都已殉難，獨有史德威却還沒有死。他聽得史公已不屈被殺，便改換服裝，變易姓名，在清兵駐紮的地方去尋找史公的遺骸。可是找來找去，找了好久，始終找尋不到。德威沒有辦法，便把史公穿戴過的衣冠，葬在梅花嶺上。當時因爲史公遺骸未獲，便起了種種傳說，有的說：史公當時沒有死。有的說：

有人親見史公在城陷的那天，青衣小帽，騎了白馬出天寧門，投在長江裏自殺。究竟怎樣，現在當然無從去證實了。

敬亭講到這裏，武公已耐不住站了起來。他歎了口氣道：「我早知道在馬阮這班奸臣執政之下，有一百個史可法也挽回不轉大局。我已經上書給唐王聿鍵，勸他從速出來主持一切。如果他聽了我的話，我一定去幫他的忙。可是情勢已急，恐怕要等不及他的回信了。……」
嫩娘也道：「國事已到了這地步，我們不能再這樣的假作癡聾了。三爺，你趕快準備一切罷！」武公只管點點頭兒。

欲知武公作何準備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五 南都覆亡

曹且按下武公準備之事不提，且說當揚州被陷，全城民兵慘被殺戮的時候，你道那偏安于南京一隅的小朝廷在做些什麼？說起來真要令人氣破了胸脯。

原來那位新貴兵部尚書阮大鍼，除了鬻賣官爵，報復私憾外，還有一種拿手的本領，就是歡喜觀賞戲劇。他那尚書府裏，不但侍從如雲，也還養着各色俱全的戲子。他自己還寫了幾部什麼燕子箋、春燈謎、雙金榜、牟尼合、忠孝環之類的劇本，親自教戲子們演唱。有時高興起來，他老人家自己也粉墨登場，給家人和親友們觀賞。當左良玉率兵東下時，以討伐馬士英爲名，一時聲勢顯赫，他是馬士英的親信，當然要大担干己。等到士英召集諸鎮兵入京護衛，已經放下了一百二十條的心；後來探子又報到左良玉已病死九江，他更死心塌地的



洪恩大赦。登極節的隔日，

繼續訓練他的戲子。他預備把戲子訓練好了，在福王登極節獻進宮裏去。他爲了要迎合皇上的愛好，自以爲很盡了心爲臣下的少有的忠心

盼望了好久的五月終于到臨了，南京城裏顯露出牠空前未有的熱鬧。無論官商士民，都奉到了皇宮裏直接傳出的命令，每家人家都須懸燈結彩，慶祝皇上的第一個登極節。監獄中的囚犯們因此都抱着熱烈的希望，因爲在那一天可以得到皇上的阮大鍼親自帶領了全班新練的戲子，侍從

們挑了全副簇新的砌末，浩浩蕩蕩，一直送到皇府裏。當下在御前奏過後，福王萬分高興，便命大鍼平身，而且叫他率領了戲子們同到宮裏去，因為要大鍼親自指點搬演。那天晚上，大鍼便和戲子們都宿在宮裏。這是皇上給與臣下莫大的恩典，使得大鍼高興極了，他深深感謝皇上能夠亮管他的忠心。

登極節那天，因為皇上要與民同樂，所以下令將四城完全開放。

一部分的城門，因為左良玉的東下而一直關閉到現在——駐紮在城外的各鎮兵將，也放假一天，任他們自由進城遊逛。這天，整個的南京城裏，沒有一處不燈綵耀目，鑼鼓喧天。天剛天亮，城外四鄉的百姓們，都在各城門外等候着開門。等到城門一開，便都蜂擁而入，正可稱得人山人海。福王在府裏受過百官的朝賀後，便在宮裏大排筵

席，賞賜羣臣。當下由馬士英代表全體臣下謝恩後，便由他率領了一同到宮裏去。這些新貴們的中間，有些人還是初出茅廬出來做官，一進皇宮裏，便覺得到處金碧輝煌，目迷五色，好像置身於另外一個世界裏。

筵會開始後，酒過三巡，那劇壇上的綉幕漸漸移開了。皇上坐在正中席上拍手叫好，全體臣下也都跟着拍手。當下由阮大鍼親自出壇向皇上報告演出的劇目後，便管絃雜奏，開始演他所導演的戲劇。酒過多巡，大家正集中全副精神在觀聽一個小旦上壇演唱的時候，嘈雜的聲浪忽然從四面宮牆外傳達進來。馬士英正想奏明皇上差人去探問原因，忽然看見一個看守宮門的衛士，露着焦急的神態，不等命令一直衝進來，嘴裏嚷着：「不好了，啓奏吾皇，那些韃子們已經打進城

來了！」話才出口，百官們都騷擾起來，都不待告辭，便一個一個像蠅地溜了出去。那衛士把城中現狀一一啓奏後，福王才知道他這時已陷在極危險的階梯中。原來清軍探得這天是福王的登極節，城中正在熱鬧的慶祝，毫無準備，便命投降的南方兵士，假扮了當地的百姓們，在早上混進城中。一面揮動大軍，渡江過來。正值諸鎮兵士放假不前集會，便不遭抵抗，一直攻到城下。降兵又在城內呼應，禁軍已無法守城，所以清兵才到城下，整個的南京城立刻便陷在混亂的局面中。

馬士英、阮大鍼也都偷偷地溜出了皇宮，他們一看到街市上的情形，知道已一刻不容自己再在城裏停留，便都不顧家裏的人，一溜烟逃出南門，跟着逃難的百姓們，一同逃到浙江去。福王在宮裏看到百

官們都各顧自己，沒有個人顧到他的情形，只管深深地歎氣。後來幸虧有黃得功將軍，帶了他部下的一小隊兵士進宮來保駕，才護送福王和后妃們離開南京到蕪湖去。可是不久，蕪湖也被清兵打下，黃將軍和部下都已戰死，福王被俘到北方去，不久也被殺了。

登極節的前一天，武公已準備好了一切，唐王的回書也已到來，表示很歡迎他帶了同志們一同到福建去。那天晚上，柳敬亭過來話別，對於怎樣安置嫩娘一事，却很使他代武公担心。可是一等到武公告訴他嫩娘也同去從軍時，却使他非常納罕。嫩娘便含笑着在這離別的一晚，把自己的身世告訴她在南京唯一愛護她的人，敬亭才證實了嫩娘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。

欲知嫩娘身世如何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六 伊人身世

說起穆娘身世，又須回頭細寫離開南都覆亡一年多前北平的事。

那時正是江南草長的暮春三月，北平的氣候還沒有轉得十分暖和，一天早上，西直門外那條直達西山的驛道上，沙塵起處，繼之以兩匹高頭大馬，馬上坐着一位老人和一位少女。老人雖穿着便裝，但腰間懸着弓箭，滿面風塵，一望而知是位久處行伍的武將。那少女却穿着一身簇新的武裝，背上負着一枝寶劍，不施脂粉，艷麗天成。兩人起先並着馬慢慢地前進，後來索性拉緊了繮繩讓馬向前飛奔；於是少女在前，老人在後，漸漸地距離得遠起來。數十分鐘後，竟相距了有半里多路。那老人不禁暗暗歎道：『我果然不中用了，連女孩子也及不

上上後來少女的馬在中途略停，老人才趕上了，仍舊並着轡慢慢地行到西山脚下。

這老人姓葛，名叫德成，本籍山東濟寧。世代習文，到了德成，却棄文就武。他自從十六歲時投身行伍，直到現在，沒有一天不劍離過身。夫人張氏，也是一個武將的女兒，結儷後十分相得。可是有件事却美中不足，就是德成到了五十歲外，還是伯道無兒，膝前僅有一個女兒阿瑜。這是一種習慣，做父母的對於獨生女往往比獨生兒還要鍾愛，所以到了二十歲，還是待字閨中。那時德成正在山西總兵左都督周遇吉將軍部下當副將，周將軍奉令鎮守雁門關，德成因家眷在京都，便請假回來探望。當時因邊境不靖，處處風聲鶴唳，德成念家眷寄居客地，沒人照應，想把她們遣送回籍；或把女兒遣嫁，以免事變

時倉卒中有所疎失。誰知這次回家，他的女兒阿瑜已非兩年前離家時



那樣的阿瑜，不但嬌弱的身軀一變而很壯健，又給她母親教導成一手好弓好劍。當下阿瑜看見父親回來，非常高興，便一心要在父親前賣弄她的本領，所以不管父親旅途勞頓，到了明天，便請求他的父親一同到西山射雁去。

當下父女倆到了西山，阿瑜擇塊空地使了一回劍，博得父親熱烈的贊美。她便十分高興，又和父親賭射空中的飛雁。究竟德成已經年高，十次倒有七八次脫空；

阿瑜剛巧和他相反，十次必有七八次給她射中。他們一共射得了二十隻飛雁，看看馬背上要放不下了，便都收拾弓箭，在山王閒逛了一回，依舊並轡回城。不料到家時，阿瑜看見母親哭紅着眼，婢女美娘在一旁相勸。問明原委，才知家中剛才接得周將軍自雁門來的命令。因爲有李自成在陝西起事，分兵四出，自成自領中軍二十萬，出關渡河，向雁門殺來。周將軍聞警，便下令部下嚴加戒備，一切請假人員都須克日回職服務。阿瑜的母親看見德成才回來相敘了一宵，即須告別，不覺悲傷起來。德成見了命令，立即整理行裝，囑咐了夫人和女兒一番。臨行又含淚說道：「這次邊境告警已久，戰事如起，本人生死難卜。京中萬一發生事故，母女倆可不待我的同意，從速南下回籍去暫避。」說罷，攜裝上馬，頭也不回的揚長而去。

從這天起，阿瑜的性格忽然改變了。本來她一天到晚的看書、寫字、習劍、使弓，閒來幫助母親料理家事；此後她忽然沉默起來，不但學習文事武功再也沒有心緒，便是母親叫她幫做事情也似答非答，懶懶地怕動身子。這樣過了十多天，不幸的噩耗果然從西面帶來，周遇吉將軍已抗賊殉難，部下將士全體不屈被殲。母女倆哭了好幾天，阿瑜覺得父親一死，一切都完了，不知怎樣才好，于是她在沉靜中想從速決定她未來的出路。在這時候，警報又頻頻傳來，自成大軍，不日將進迫國都，母女倆越發憂慮。終于因受不住謠傳的催促，母女倆收拾細軟，忍着淚棄去了京中全副傢私，帶着美娘南下。

可是不幸的人，終于又遭到了更不幸的事。阿瑜的母親本已憂鬱成病，又加上了路途勞頓，才離開了國都三日路程，便在旅中病倒不

起。阿瑜和美娘是兩個初見世面的孩子，一切只有都任人擺佈，把細軟完全取出來質當，只替死者辦了全套殮衣和棺木，以及租了一塊暫時安厝棺木的土地，她們倆都沒有想到此後怎樣生活下去，更沒有想到沒有錢如何回籍。等到喪事完畢，兩人才想到囊中分文無有，進退都難。不覺相抱着痛哭起來。那時正值極亂的時代，途中到處都是歹人，她們倆孤獨無依的情形，早給當地一個姓王的歹人看在眼里，便假作慷慨仗義，走過來替她們出主意道：「目下濟寧也不是安全的去處，況且家族是否收留還成問題，不如由我護送你們一直到南京去居住。那邊是個繁華的世界，女娘們不怕沒法生活過去。」阿瑜聽了，低着頭沉思了好久，終於抬起頭來，向那姓王的點點頭。

欲知阿瑜是否爲歹人所算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七 娘子建軍

話說阿瑜聽了那姓王的主張，果然跟着他一路南下。阿瑜主婢倆這時雖已囊中分文俱無，可是弓劍仍舊刻不離身，所以那姓王的歹人奈何她們不得。後來她倆在路中遇到了一位救星。她也是位南來避亂的難民，本在京中當妓女，姓李名叫湘真，人稱十娘，本籍就是南京。她較阿瑜遲幾天動身，那時她親眼看見國都被自成兵攻破，城中到處遭受焚殺，她仗着她的美貌口辯，才得從亂軍中逃出城來。一路上難民擁擠異常，關隘河津的交通常常給他們塞斷。她偶然在一家旅店中逢到阿瑜主婢，便覺阿瑜不是一個平常的女子。經過了一番互訴衷曲後，她知道她倆這時正處在極度的患難中；雖然阿瑜早已定

下到達南京後的計劃，可是總覺有些鋌而走險。於是她就慨然拿出許多錢來，當着許多人的面前送給那姓王的歹人。她正色對他道：『這兩個人都是我的親戚，承你護送，十分感激，這是我送給你的一些酬謝。此後有我作伴南下，不勞你再送了。』那姓王的因礙着衆人，不便置辭，只好道謝收下，悻悻自去。——主婢倆從此便脫離了虎口，一直平安到達南京。

她們到達南京後，湘真在舊院重操舊業。阿瑜聽了湘真的勸告，更名葛嫩，也在舊院擇屋住下，掛名花籍。爲了生活，爲了要實踐自己的意志，她是萬般忍受着一天一天地度過去。她得到湘真的指教，又得到柳敬亭的熱心幫助，在這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，已使她增加了在普通女子生活上難于得到的種種閱歷。這樣，使她的意志愈磨練愈

堅強，對自己的前程抱着更大的希望。自從和武公結識後，一方面開始嘗到了愛情的甜蜜，一方面更增加了她期待着的自信力，於是一心一意地等着機會的到來。

敬亭聽了嫩娘的自訴，彷彿替他做了篇絕妙的說書稿子，一面發出同情的歎息，一面不住點着頭稱贊。就在那天晚上，武公約齊了京中同志們，趁城門沒有關閉以前，帶了改扮男裝的嫩娘與美娘，一同出城去，坐了預先雇好的船，向蕪湖出發。由蕪湖登陸後，便由陸路經過徽州，直向福州兼程並進。那時沿路經過地方的百姓們，都知道揚州已經失守，南京也將不保，可是沒有料到南京會淪陷得那樣的快，所以人心雖然惶惑，可是還相安無事。

再說唐王聿鍵，是明太祖的第八世孫，崇禎時襲封唐王。他從小

就有大志，看見思宗愚闇，便倡義勤王，因此獲罪，被關禁在南京的監獄裏。福王卽位，赦他外出，他便移住杭州。那時有總兵官鄭芝龍之弟鴻達，奉命守京口，清兵攻下揚州後，便乘勝到瓜洲，命降將張天祿爲前鋒，渡江來攻。天祿本爲史可法愛將，勇猛異常，這時却被鴻達擊傷一目。清兵又編了筏子，繞過京口，由上流偷渡，來作逆襲。鴻達背面受敵，沒法抵抗，只好坐子海船逃走。到了杭州，恰遇戶部主事蘇觀生也由南京趕到，便同奉唐王到福州。因爲那時鄭芝龍在閩執掌兵權，明臣流亡在那裏的也有不少，便同立唐王爲監國，建年號曰隆武。唐王卽位後，封蘇觀生、黃道周爲大學士，鄭芝龍、鄭鴻達爲正副督師，招納各地流亡，徐圖抵抗清兵之計。

武公等到達福州後，便由鄭鴻達引見唐王。當由唐王嘉勉了他們

一番，便派他們同在軍中効力，一俟有功，即行封賞。鴻達本是他倆



七 娘子建軍

在南京時的心腹之交，這次異地重逢，自然意外地喜悅。鴻達便把他倆帶來的同志一一安插在各營部裏，而留他倆在自己幕府中辦事。自後遇事便和他倆商酌，當下鄭家部下軍威壯盛一時，就是他倆在幕中獻策的成績。但鴻達的哥哥芝龍是個驕橫不羈的人物，他由海盜出身，一躍而爲執掌兵權的督帥，便志得意滿，不顧大局，專以鑽營富貴爲事。嫩娘看清這種情形，知道一旦清兵果然南下，芝龍必懷叵測，

設有意外，在朝文武都將束手待擄，便同武公倡議，由嫩娘主持，招集各地流亡女子，組織娘子軍，爲軍中別創一種新的制度，以增加抗敵的力量。鴻達去徵求芝龍同意，芝龍見是嫩娘所提議，以爲這不過是女娘們的好名邀功，便也立即允許了。

却說唐王在福州稱監國的前一月，有魯王的九世孫以海，也在明都傾覆時流亡到台州，由張國維等迎接到紹興，號爲魯監國，那時清兵由南京分兵東進，直達杭州，阮大鍼便在這時迎降。馬士英却僞飾了他自己的母親做太后，想投奔魯王，爲魯王臣下王思任窺破，作書痛罵了他一頓。士英沒法，便藏躲在天台山的一個野寺裏。他的家丁們懷恨他已久，這時便乘機縛了他去獻給清兵。

欲知清兵如何對待士英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八 孫三登天

話說士英被家丁縛獻清兵後，清兵立即送到主帥營裏。這時東征的將帥是位貝勒博洛，他對於在戰場上反抗他而俘來的敵方將士，都降格勸降；對於自己來投誠的却都格殺無赦。馬士英當時不知此中底蘊，以為自己是南京的堂堂大學士，如果投誠，敵方必定格外歡迎，所以一見博洛，便叩頭稱臣。博洛對他冷笑道：『自古有降將軍，沒有降學士，你爲福王首要大臣，不與福王同生同死，想在本帥面前偷生苟活，真正錯了念頭！』便命推出營外斬首。這時大鉞已經投清，得到這消息，不禁暗暗叫聲慚愧，慶幸自己的頭顱沒有搬場。

清兵攻下杭州後，便渡過錢塘江南下。魯王君臣自知不敵，事先

早已差人漏夜持書趕到福州去向唐王求援。其時唐王適招撫了李自成，遣陳的部衆十餘萬，因此軍威比前更其壯盛。唐王讀了來書，便與羣臣計議。當下有大學士黃道周奏道：「魯王與生公互爲唇齒，唇亡齒寒，浙東如失去，福建也難保全。臣主張必須從速派出大軍救援，才得穩策。」道言未畢，督師鄭芝龍出班反對道：「吾主屬下兵士雖多，可是保護一省則有餘，分遣兩地卽感不足。如從黃學士之計，浙東未必固守，福建却不能支持了。據臣愚見，還是坐以待變的好。」道周聞言，不禁大怒道：「你身爲主帥，不肯出師，反藉詞推諉；你調給我一萬精兵，待我領着去救援，看到底濟事不濟事！」唐王當廷勸解了一番，便依道周所說，命芝龍調撥部下精兵一萬，封道周爲援浙之帥，星夜趕去救援。



八 孫芸登天

當時武公與嫩娘在副帥幕中聞知其事，知道芝龍果已心變，便互相商量道：「領兵的主將既已變心，唐王的前途便十分可慮。我們如再坐守在這裏，真正太沒有意思了。與其將來束手待斃，不如目下棄機効命疆場，撿起一命以報國，猶差死也甘心。」當時嫩娘所組織的娘子軍，人數已過五千，經過嫩娘嚴格的訓練後，已堪與數量加倍的敵人作戰。當下兩人議定，由嫩娘向唐王自告奮勇，願和武公等率部下跟了道周人浙，一獻身手。唐王准奏。等到芝龍聞知其事，要想阻擋，

已經不及，只好作罷。

話說黃道周元帥率領精兵一萬，和嫩娘所率娘子兵五千，浩浩蕩蕩，星夜奔馳，一路翻山過嶺，向浙東出發。渡過仙霞關後，即得前方探報，知道紹興已告失守，魯王退守金華，前線將士，正在義烏一帶浴血抗戰。道周聞報，便傳令部下急進行軍，於限定日期內趕到前線。經過金華時，道周因急切前進，不及與魯王會見，逕赴義烏。其時義烏因堅守日久，將士陣亡將盡，看看即將不守。一聽到唐王援兵到來，殘餘的將士便精神大奮，自願居先，率領了援兵向前衝殺。清兵本來料知義烏即日可下，浙方一時無兵來援，所以並不緊防。一經援兵衝殺，因出於不意，被殺得連連大敗。嫩娘率領的娘子兵尤爲奮勇，不但上陣勇悍異常，每克服一地，她們必去勸告民間婦女在後方

參加守護工作，使前進將士無後顧之憂。前後兼顧，收效尤大。

精帥博洛自出師以來，從未受過挫折，這次忽遭意外的敗北，一面十分懷喪，一面却十分驚異，連忙收拾殘兵，退守蕭山，即命探子探明敵方援兵的來歷。等到探明援兵乃唐王所派，統帥爲黃道周，且有武公同嫩娘相助，便知遇到了勁敵。當下與諸將議定立即派人渡江去請救兵，同時決定暫時堅守蕭山，按兵不動。却說這天博洛回到私宅，便命在南京擄來的妓女湘真伴同喝酒，席間談起前方一切軍情，湘真暗高興道：「原來武公和嫩娘都在那邊，怪不得敵兵要受大創了。」當下心裏計議了一番，便啓口對博洛道：「妾身有一計可以破敵，不過必須元帥相信妾身才能生效。」博洛大喜道：「只要有計，本帥那有不相信之理？快說！快說！」湘真便把她和他們的關係說明

帶上三番，且道：『嫩娘感妾身當年救助之恩，如奉主帥之命去勸降，十九可以成功。』博洛果從其計，便命湘真化裝難民，混進敵兵守境裏去。

却說武公與嫩娘因連連打了勝仗，便在前線一個村子裏，召集了幾個同志們喝酒慶賀。正在喝得高興的時候，忽然門卒來報有一自稱名叫李湘真的女子在外求見。武公嫩娘聽了，立命門卒引進。湘真一見嫩娘，便趨前抱頭大哭。湘真告訴了別後一切和來意後，便道：『嫩娘籌之已熟，敵帥目下正在驚惶不定中，如嫩娘肯率領娘子兵詐降，乘機取事，可使敵帥授首，把敵兵趕過錢塘。』當下嫩娘便把這計劃與武公等商議了一回，都以為雖是鋌而走險，却也可以一試，便由武公作書，約定日期，假稱投降，由湘真帶了降書先去。——不料

一着因諸人都在酒後，沒有細細考量，便鑄下了大錯。

却說湘真持書回到情營，適值博洛已接到敵方援軍正在渡江過來，湘真不知其事，便將詐降書呈給博洛。博洛道：「他們既誠心投誠，可即將部隊移駐城外某地，待本帥親到那裏和武公等會見。」便命湘真當夜再趕去傳報。湘真不知是計，果然立即動身再到武公、嫩娘等所在的那小村裏去。不料湘真才一動身，博洛立派部下精悍親兵三百人，暗暗跟着湘真前往，博洛自己也跟着同去。這是個出其不意的突襲，武公和嫩娘等都沒有預防，一看情形不對，便和清兵拚命搏擊，終因衆寡不敵，一一被清兵所執。

博洛見部下已完全勝利，便帶下湘真和俘虜回城。等到天明，叫部下帶了俘虜進來勸降。博洛見嫩娘美艷異常，便用好言誘降，勸了好久，嫩娘只是不降。等到博洛走下帥座，想止前親等去解開她的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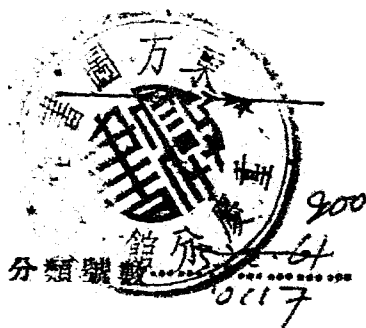


和他們並着肩一同走到營外

縛時，忽地一陣腥紅的熱血從嫩娘的嘴裏噴出來，着了博洛滿頭滿臉，接着嫩娘也倒在地，上不動。原來她自己嚼碎了舌頭死了！博洛正待發作，忽然聽得武公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大明朝居然有這樣不屈的女人，而她却是我唯一的同志，唯一的愛人！我孫三今日登天了！」博洛聽了，便不再勸降，下令把他們完全推出營外去斬首。

那時美娘也在俘虜之中，偶然看見湘真還站在博洛身邊，便含笑對她說道：「十娘，你好好地生活下去吧！」湘真俯下頭想了一想，便也追到俘虜的隊伍裏去，

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



分類號數.....

登錄號數.....D 3184.....

24744

明末遺恨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一九四五年四月卷再版

價 1.20

著者：譚 正 璧

出版者：上海北新書局

總發行：集成書局

成都陝西街一三三號